



清 乾隆 琺瑯彩黃地魚藻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瓷器上的金魚水草紋

易穎梅

魚藻紋是中國歷久不衰的吉祥裝飾母題之一。和過去器物上的魚藻紋相比，院藏乾隆〈琺瑯彩黃地魚藻碟〉特別之處，即在於器底所繪者是凸眼雙尾的「龍睛金魚」。龍睛金魚是明代培育出的珍貴品種，自乾隆朝以來便經常作為繪畫及琺瑯彩瓷等各式工藝品的主題，足以見得君王對它們特別青睞。本文從院藏乾隆〈琺瑯彩黃地魚藻碟〉出發，並以中國金魚養殖史的角度切入，探索「金魚水草紋」作為清宮流行的裝飾紋樣，及在清宮工藝品上的發展。

新樣式的魚藻紋——金魚水草紋

在中國文化中，金魚象徵「吉慶有餘」，經常作為吉祥象徵應用於工藝品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對乾隆〈琺瑯彩黃地魚藻紋碟〉二件（圖一、二），二件作品均為侈口，淺壁，矮圈足。胎體白細堅硬，器內

壁為純白釉，器內底以釉上彩西洋寫實技法精心繪製紅黑凸眼金魚三尾，嬉戲於水藻間之圖樣。器外壁則為淺黃釉，刻有纏枝紋花卉。二者器底均以藍料書寫「乾隆年製」四字宋體字款，外加雙方圈。同樣於器底內部彩繪金魚的類似作品尚有乾隆〈琺瑯彩

錦上添花紅地茶碗〉（圖三），其器身外壁以紅地錦上添花為飾，內底也以寫實技法將金魚鱗片的樣貌描繪得栩栩如生。

魚藻紋是中國歷久不衰的吉祥裝飾母題之一，經常作為繪畫主題，在器物上也是常見的裝飾紋樣，以陶瓷





圖四 清 乾隆 洋彩畫青描金游魚轉心瓶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嘉靖 五彩魚藻紋蓋罐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器而言，宋金以來，定窯亦有以魚藻紋為裝飾的大碗，元明二代以來，以魚藻紋作為裝飾主題的陶瓷器不勝枚舉。那麼，這兩件乾隆珐瑯彩黃地魚藻碟所繪的魚藻紋，究竟有何特別之處呢？它們特別之處，即在於其器內底部所彩繪的魚類是「金魚」，並非如宋元明一般，以鯉魚、鯽魚或鱖魚等魚類作為主題。目前傳世乾隆朝官窯作品中，著名的乾隆〈洋彩畫青描金游魚轉心瓶〉（圖四），即以「金

魚水草」紋作為裝飾母題；其內壁彩繪落花、水藻及金魚。由內層轉動之，可由外層鏤空開光處，看到紅色、金色的凸眼金魚悠游嬉戲於水草間，故名「轉心瓶」。

以「金魚」作為裝飾母題，並非始於乾隆朝。余佩瑾女士指出，明人王宗沐（一五二四～一五九二）所修的《江西省大志》中，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的燒造品項內已經包含「五彩水藻金魚壺瓶」。她從嘉靖

〈五彩金魚水藻罐〉（圖五）去推測萬曆年間生產的「五彩水藻金魚壺」樣式，指出從該作品裝飾紋樣仍然混繪有鯉魚的狀態，顯然和乾隆朝單純以凸眼金魚搭配水草的裝飾紋樣有所不同。余佩瑾並提出，乾隆朝的金魚水草紋普遍出現於洋彩和珐瑯彩瓷器上，相對於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官窯燒造品目中以「鯖鮪鯉鱖」等魚類為裝飾母題的青花瓷器，她將乾隆朝的「金魚水草紋」看作逐漸取代嘉靖以來以「鯖鮪鯉鱖」魚紋的一種新興紋樣。透過《活計檔》的記錄，她也追溯到以金魚水草紋為飾的作品分別出現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八年（一七四三）和九年（一七四四）所登錄的品目中。與之相隔不久的南京號沈船（Geldemalsen, Nanking Cargo: 1752）中，亦有金魚水草紋為飾的青花瓷盤（圖六）出水。據此回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裝箱清單，可推斷最晚在一七四五年，金魚盤已成為一種指定的例行商品。余佩瑾認為，這反映出當時官民兩窯互通的跡象。



圖一 清 乾隆 珐瑯彩黃地魚藻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乾隆 珐瑯彩黃地魚藻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乾隆 珐瑯彩錦上添花紅地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嘉靖 五彩魚藻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水藻紋，口緣、底部各畫有線紋二道。器體外壁繪有海濤紋，口緣施醬色釉。器底以青花書寫「大清乾隆年製」篆字款。若將這兩件青花碗所繪的魚紋和院藏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盤〉（圖九）比較，可發現，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盤〉和這對乾隆〈青花魚藻紋碗〉，同樣都是以「鯖鮪鯉鰻」紋為裝飾，魚的姿態和鱗片等並



圖十一 清 龔璣 海錯圖 冊 海鯉魚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龔璣 海錯圖 冊 海鯉魚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無顯著差異。可以說，明代瓷器上所見的「鯖鮪鯉鰻」紋和乾隆官窯所製洋彩琺瑯彩瓷器作品上寫實的金魚水草紋在乾隆朝中的裝飾紋樣中是同時並行的。

由於乾隆皇帝對耶穌會傳教士所帶來的歐洲博物學知識向來抱持著無比的好奇，亦致力於建構屬於大清帝國的博物學知識系統，乾隆皇帝命人將康熙時期（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民間畫家龔璣（生卒年不詳）所繪的〈海錯圖〉冊收入《石渠寶笈續編》中。將乾隆〈青花魚藻紋碗〉所繪的四隻魚類和〈海錯圖〉冊內所繪之「海鯉魚」（圖十）、「海鯉魚」（圖十一）對照之，發現乾隆〈青花魚藻紋碗〉，和〈海錯圖〉冊在上述幾種魚類的姿態和樣貌上的描繪相當類似，其中以鯉魚翻身的姿態，和背鰭長滿棘刺、軀幹佈滿斑點的鯉魚這二種魚類的外形特別肖似。然而，若取前述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盤〉上所繪鯉魚圖樣一同比較之，或者和院藏明宣德〈青花魚藻紋花口洗〉底心所繪的鯉魚紋（圖十二）相互比較，我



圖六 清 青花金魚紋盤 1752 南京號沉船出土

與新樣式並行的「鯖鮪鯉鰻」紋

相對於「金魚水草紋」僅出現於乾隆官窯所燒造的洋彩和琺瑯彩瓷器上，承襲元明傳統的「鯖鮪鯉鰻」紋並未絕跡於乾隆官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二件乾隆〈青花魚藻紋碗〉。（圖七、八）其器形為侈口，漏斗形，圈足低矮。白釉薄胎，器內壁以鈷藍料繪魚類四尾，器底底心繪



圖七 清 乾隆 青花魚藻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乾隆 青花魚藻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清 圓明園四十景圖 坦坦蕩蕩 局部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看到。(圖十四)不過就寫生的層次而言,〈瑤彩黃地魚藻碟〉上所繪製的金魚,無論是在叉開的尾鰭,色澤鮮豔的紅白鱗片,或是圓潤的魚身輪廓,和凸起的大眼,其寫實程度,幾乎可和清宮的傳教士畫家郎世寧的〈魚藻圖〉相媲美。這些瑤彩及洋彩瓷器上描繪的寫實金魚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們不難發現,乾隆〈青花魚藻紋碗〉在鰾魚紋和鯉魚紋的描繪上,和明代官窯所見的紋樣差異不大,而〈海錯圖〉冊內所繪的鰾魚和鯉魚雖然賦以重彩,也和乾隆〈青花魚藻紋碗〉的樣貌,以及明代官窯瓷器上所繪的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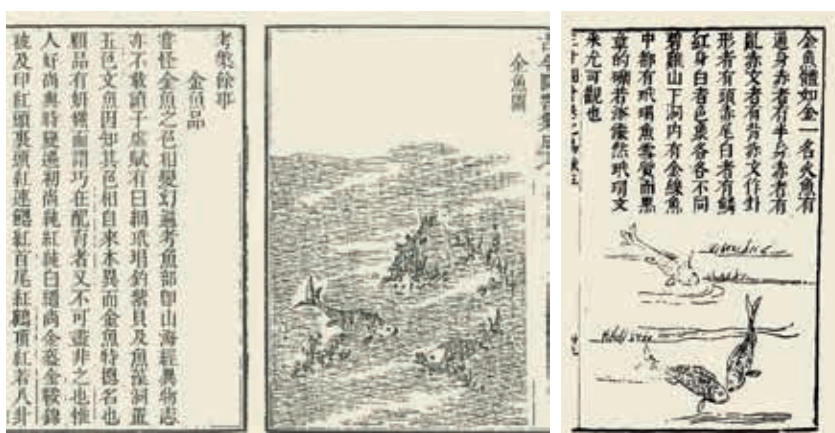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明 宣德 青花魚藻紋花口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實,乾隆皇帝閒暇時的嗜好之一,便是去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坦坦蕩蕩」(圖十五)餵魚。這處「坦坦蕩蕩」,就是圓明園內的金魚池。「坦坦蕩蕩」四面環水的建築,涼爽宜人,雍正皇帝仍為皇子時,在〈園景十二詠〉中有〈金魚池〉一詩:「甃地成卍字,注水蓄文魚。藻映十分翠,圓圍四面虛。泳遊溪漲後,潑刺月明初。物性悠然適,臨觀意亦舒。」「文魚」即金魚,可見當時池內已經蓄養金魚。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將此景定名為「坦坦蕩蕩」,也曾在御製詩序中寫道:「鑿池當為魚樂園。池周舍下,錦麟數千頭,喙啖拔刺于荷風藻雨間,回環泳游,悠然自得。」根據乾隆年間的《穿戴檔》,自四月到七月期間,乾隆政務閒暇之餘,經常到此餵魚。由此說來,乾隆的確非常喜愛金魚,瑤彩瓷上所繪的寫實金魚紋飾,很可能反映了乾隆對於金魚的喜愛與觀察。

根據生物史的研究,十二世紀起,中國各地已飼養金鯽魚(現代金魚之前身),十六世紀末,隨著育種技術的進步,才培育出各式各樣外表奇特的現代「金魚」。而後外銷日本,成為廣受喜愛的賞玩之物。至於歐洲,似乎到一六一一年,金魚才傳入法國,逐漸成為流行於貴族間的新寵物。

以生物學的角度去觀察乾隆朝工藝品上所繪的「金魚」紋,可發現乾隆官窯瑤彩瓷上流行以「凸眼金魚」為裝飾母題。凸眼金魚有一特別貴氣的名稱——「龍睛」。龍睛是中國特別培育出來的珍貴金魚品種。一五九二年左右,中國培育出「龍睛」,其特徵在於:眼大而突出,尾鰭通常為四葉(雙尾)。(圖十六)而乾隆官窯瑤彩瓷底所繪的小金魚,也的確具有凸眼、雙尾等特徵,這兩種特徵在乾隆〈磁胎洋彩山水詩意的金魚上尤為明顯(圖十七),這件作品的外壁上還題有御製詩句:「迴塘浮荇藻,低醜映蒼波。漁子心閒甚,船頭弄棹歌」。乾隆朝內閣學士董誥(一七四〇—一八一八)在《畫

紋,輪廓勾勒上沒有太大的不同。雖然乾隆〈青花魚藻紋碗〉所繪的鰾魚明顯較瘦,斑點的描繪上也較精細,魚口部張開的表情刻畫也更生動。藉由這三者的相互比對,或許可推測,明代官窯上所繪的鯉魚紋樣,〈海



圖十四 清《古今圖書集成》記載的金魚

圖十三 明《三才圖會》中的金魚

錯圖》冊中的鯉魚、鰾魚圖,以及乾隆〈青花魚藻紋碗〉所繪的鯉鰾魚紋,都沿用了某種已成形的格套。〈海錯圖〉冊的畫者聶璜,也說「海錯自皆無圖」,偶爾會在類書或方志上看到海錯的零星記載,但這些記錄經常圖本失傳,無從考證。因此決定自己去收集資料,畫下所有自己親見或耳聞的各式海錯,並參照《本草綱目》等類書進行編排。也就是說,乾隆納為收藏的〈海錯圖〉冊內某些魚類的樣貌,或許是參照了明代類書中的海錯圖樣來繪製。

從中國金魚養殖史看「魚藻紋」

那麼,以寫實技法進行彩繪的乾隆〈瑤彩黃地魚藻碟〉,是否代表了乾隆皇帝的確是以「寫生」的態度描繪出這些紅白相間,色彩斑斕,栩栩如生的金魚的呢?乾隆〈瑤彩黃地魚藻碟〉底部的金魚水草紋樣由紅黑三隻凸眼金魚構成。其構圖近似於明代類書《三才圖會》中所繪的金魚(圖十三),同樣由三魚組成的構圖,在《古今圖書集成》中亦可



圖十八 清 董誥 畫韶景粵芳 冊 碧桃金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鯽為上，鯉次之。貴遊多鑿石為池，置之檐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閩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吳自牧《約活動於一二七〇前後》也在《夢梁錄》中記述：「東坡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又曰：金鯽池邊不見君？則此色魚舊亦有之，今錢塘門外多蓄養，入城貨賣，名『魚兒活』。豪貴府第宅舍作池蓄之。」南宋時期的育種技術已能培育出各種觀賞魚類，並以「金色鯽魚」為珍品，但金鯽魚還不是現代金魚，而是金魚的遠祖。

至於明代，賞玩金魚之風更勝，宋人視為珍寶的金鯽魚，已不入明代文人的眼目，成了「二色」之流。明人張謙德所著《硃砂魚譜》（初刊於一五九六年）是中國第一本論述金魚習性，品評金魚，和教人如何飼養金魚的專書，揭露了明人賞玩金魚的狂熱。張氏寫道：

吳地好事家，每於園池齊閣勝處輒蓄硃砂魚，以供目觀。：有白身頭頂硃砂王字者，首尾俱朱腰圍玉帶

韶景粵芳》冊內畫的「碧桃金魚」（圖十八），在描繪書齋清供的頁面裡，也盛裝著數隻凸眼雙尾龍睛金魚悠游於透明玻璃缸中。由前述的琺瑯

彩瓷、洋彩，以及繪畫等種種作品看來，足以見得乾隆皇帝的確對「龍睛」金魚青眼有加。基本上，清代宮廷所參養的金



圖十七 清 乾隆 磁胎洋彩山水詩意轉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魚，和宋元所稱的「金魚」大不相同，明清的金魚和現代金魚相差無幾。我們現今所認識的金魚，基本上是經由野生鯽魚不停繁衍交配後歷經長期演化所出現的魚種。中國文獻內很早就出現了關於金魚祖先的記錄。例如南朝祖沖之（四二九～五〇〇）在《述異記》中記述道：「晉桓沖游廬山，見赤鱗魚。」。唐代雖有賞玩魚類的詩文，但並未見到金魚的出現。南宋潛說友（一一一六～一二七七）《咸淳臨安志》記載：「今中都有養魚者，能變魚以金色，



圖十六 龍睛金魚 引自張克慶，《金魚》，頁12



圖二二 清 陳兆鳳 博古花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清 馬文麟 金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清 馬文麟 金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清 粉彩金魚水草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現中國特有的龍睛金魚的確特別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睞，在當時宮廷工藝品中佔有一席之地。此後的一百多年，「金魚水草紋」作為工藝品的裝飾母題，我們可以觀察到「金魚水草紋」由乾隆朝的寫實細膩，到了晚清時期宮廷的工藝品上，形式上趨於簡化和格套化許多。不過，由龍睛金魚依然頻繁作為晚清宮廷工藝品的裝飾紋樣看來，「金魚水草紋」受到歡迎的程

中秋時節，明人更舉辦「賽金魚」盛會，好不熱鬧。
乾隆皇帝承襲明人賞玩金魚之風，在圓明園內飼養金魚，由董誥所繪「碧桃金魚」，琺瑯彩瓷上的金魚水草紋，以及乾隆皇帝的多次題詠，說明他的確十分喜愛這些五彩繽紛的龍睛金魚。
格套化的「金魚水草紋」
至於晚清，官窯作品中，以金魚水草紋為裝飾母題的器皿（圖十九）更為常見，然而如乾隆朝琺瑯彩瓷畫

者，首尾俱白腰圍金帶者，半身珠砂半身白，及一面珠砂一面白作天地分者，滿身純白背點珠砂界一線作七星者、巧雲者、波浪紋者，滿身珠砂皆間白色作七星者、巧云者波、浪紋者，白身頭頂珠砂者、藥葫蘆者，菊花者、梅花者，珠砂身頭頂百朱者、藥葫蘆者、菊花者、梅花者，白身朱戟者，朱邊緣者，琥珀眼者，金背者，銀背者，金管者，銀管者，落花紅滿地者，珠砂白相錯如錦者，種種變態難以盡述。

工精細，連鱗片亦精雕細琢者，已不復見，多半是格式化的凸眼大紅龍睛金魚，襯以綠色金魚藻作為裝飾紋樣，彩繪筆法也近似平塗，缺乏明暗感，整體而言，較乾隆官窯繪製的金魚水草紋要來的簡化許多。

不過，清代中晚期繪畫中的金魚，仍有其可觀處。活動於清代晚期宮廷畫家馬文麟（生卒年待考）所繪製的〈金魚〉冊頁（圖二十、二十一），其畫風相當寫實。馬氏筆下的金魚，多為雙尾，眼睛尤為突出，花色斑斕，可明顯看出是珍貴的龍睛。這說明晚清宮廷將特殊品種的金魚以寫生畫法記錄下來的風氣依然不衰。又如宮廷畫家陳兆鳳（生卒年不詳），所繪〈博古花草〉（圖二二），在插有紫藤、桃花等花卉的琺瑯彩花尊旁，繪有一透明玻璃魚缸，成雙成對的金魚悠游於荷藻間，象徵盛世清平。

乾隆朝所創發的「金魚水草紋」，是傳統魚藻紋的變形。雖然只是小小的金魚，但綜觀中國金魚的養殖史，以及清代帝王的御製詩文、繪畫、工藝品上裝飾的金魚母題，可發

度，在歷經百年後，依舊作為吉慶的象徵，歷久不衰地妝點著晚清的宮廷。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參考書目

1. 張瑞清，〈怎樣養金魚？〉，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一九八五。
2. 馮明珠，〈缸裡乾坤大，畫中日月長：閒話金魚、魚缸與魚畫〉，《故宮文物月刊》四〇期，一九八六年七月，頁七二—八三。
3. 張克慶攝影，〈金魚〉，北京：外文出版社，二〇〇一。
4. 王耀庭、陳韻如編，〈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七。
5. 余佩瑾，〈轉心瓶初探及中西交流意象的聯想〉，《故宮文物月刊》第三〇七期，二〇〇八年十月，頁二六一—二七。
6. 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八。
7. 賀豔，〈再現圓明園·坦坦蕩蕩〉，《紫禁城》二〇一二年十月，頁八一—一三。
8. 吳誦芬，〈海錯圖〉，《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六三期，二〇一三年六月，頁六六—七三。
9. 余佩瑾，〈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三一卷四期（二〇一四年夏季號），頁一〇五—一四九。
10. 文金祥，〈清宮海錯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一四。